

修炼大法 浪子回头金不换



【明慧网】一个在社会上好打，赌博成瘾，在本地恶名在外、无人敢惹的人，是如何成为按真、善、忍标准做一个好人的呢？

■ 不堪回首

因为我父亲被划为“四类份子”，是中共镇压斗争的对像。我幼年时，父亲经常被拉去批斗，全家都笼罩在邪恶的恐怖当中。经常受人欺负。我心灵受到很大伤害。

我长大后，想对抗命运，改变现状。在上小学和中学时，有欺负我的同学，我就和他们打。我学习挺好，初中六年级时有四个班，每班选十名数学尖子生，在这四十人的数学竞赛考试中，我考了第一名。念到初中七年级，和同学打架，对方找社会上的人半道拦截我，吓的我不敢再去上学了。

我辍学步入社会后，遇到有欺负我哥的人，我就和他们大打出手。我脾气大、性子暴躁，我敢下狠手，打架不计后果，玩命的打法打伤、打服了很多有名的流氓、地痞无赖。从此，我在本地恶名在外，无人敢惹。

我整天游手好闲，吃喝玩乐，一天抽两包烟，老白干酒能喝一斤多。打架象家常便饭一样，赌博成瘾不能自拔。推牌九输掉七千多元钱，相当于现在的十几万元。我输光了家里的积蓄，还欠了很多外债。我因为赌博经常和妻子吵架。母亲跟我没少操心，我给家里的亲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 修大法 做好人

1995年，法轮大法弘传到我们村。当时我正在别人家耍钱，玩扑克牌斗鸡，听到有人说：“法轮

功挺神奇，给病人念念书，病人就见好转。”我挺好奇，就想去看。听说有病的小孩病好转了。我心想：

“这个功法挺神。”因为我以前练过气功，对气功的超常现象挺感兴趣。

我得知，弘法的人原来是家住市里我家的叔伯大姐，我就去了叔伯家。一进屋，看到电视里正在播放法轮功师父讲法录像。大姐特别高兴的说：“你来了太好了，你真有缘份！别练别的功了，这个功法比其它功法都好，你就炼法轮功吧！”于是让我坐下来看师父的讲法录像。我越听越爱听，被师父讲的博大精深的法理所折服，很多人生中的疑问得到了解答，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就是返本归真，当时我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我走入法轮功修炼，读《转法轮》宝书，我决定从今以后要弃恶从善，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去做一个好人。通过修大法，我身体健康了，好多恶习都改掉了。不赌博要钱了，夫妻和睦了，也不打架了。我以前说话很粗鲁，横眉立目地，现在说话和颜悦色，能善心对待他人。以前我不种地，以赌博为职业，现在开始种地，正经干活了。村人都说我：“象变了个人似的，学大法变好了。”

有一次，我开车半路上捡到三千多元钱，我想师父让我们做好人，我不能要这不义之财。丢钱的人肯定很着急，我拿着钱就站在原地等待失主回来找。不多时，失主

慌慌张张的找来了，看着我手里捧着的钱说：“这钱是我丢的，是卖稻子的钱，卖了五千多元钱。我骑自行车回家，不小心从后兜里掉出来了，急忙回来找。”我就把钱还给他了，他感动的连忙说：“谢谢！谢谢！”我说：“不用谢我，就谢谢大法师吧，是师父叫我这样做的。我要不是修炼法轮大法，早就拿着钱推牌九去了。”

还有一次，我去农机商店买反光镜。反光镜12元钱一个，我给店员20元钱，她找我88元钱，我说找多了，她忙说：“啊！你给我100元。”我说：“我给你20元，你找我8元钱就行了。”她感动的说：“如今社会上象你这样的好人不多。”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象这样买东西多找我钱的事遇过好多次，我都能守住心性，坦然的退给对方。

有时开车遇到摆手要搭便车的人，不管老少，我都能顺道捎一程。有人给我钱，我都不要，我说：“顺路捎一段，我也没搭啥，要什么钱？见面就是缘份。”有的人说：“你心真好。”我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并讲法轮大法美好的真相，告诉他们不要被中共电视媒体谎言欺骗，劝他们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保平安，他们都很愿意三退。

文/ 辽宁大法弟子 无执◇

屡遭迫害 九江李义龙再被枉判

【明慧网】江西省九江县法轮功学员李义龙二零二三年十二月被永修县法院非法判刑十个月，他依法上诉。近日得知，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非法维持对李义龙的诬判。

李义龙（又名李英义），今年54岁，江西省九江县涌泉乡鼓岭村人。李义龙是一九九八年在上海打工时，因身体不适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一个月后身体的不适就全好了。他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深受老板信赖和同事们的喜欢。中共一九九九年七月开始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李义龙因坚持法轮大法信仰，多次遭中共迫害。

李义龙多年遭迫害经历

一次，李义龙工作所在地的派出所警察想迫害李义龙，他的老板打电话到派出所，说李义龙从不做坏事，是真正的好人。由于警察不断骚扰他工作的工厂老板，李义龙为避免厂里受影响，辞去了工作，二零零零年从上海回到家乡。

二零零四年四月四日晚，李义龙在瑞昌市发真相资料时被瑞昌市湓城公安分局巡警绑架。次日中午，李义龙戴着手铐从公安局走脱。走脱后，他写了一封劝善信给公安局“610”头目周佐林。

二零零九年四月十四日上午，李义龙在鼓岭村家中被瑞昌市国保大队警察绑架，九江县国保大队警察韦强、王义金及当地派出所警察协助作恶。当天上午九点多钟，九江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涌泉派出所警察开着一辆白色面包车闯到李义龙家门口，在警察推拉抬李义龙的过程中，王义金开着警车赶到，下令说：“捉上车。”警察强行把李义龙绑架到涌泉派出所，铐在窗户上。大约一个多小时左右，瑞昌市公安局警察范康、余晓华（音）共三人开辆警车把李义龙劫持到瑞昌市看守所迫害。李义龙绝食抗议迫害，七天后他们把李义龙拖到瑞昌市医院插鼻管灌食，李义龙被折磨的脱了相。恶警们还说：



“怎么折磨都可以，尽量别让他死掉。”李义龙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八个月，于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三日回家。

二零二二年六月十六日清晨，李义龙在单位宿舍被警察绑架，他的笔记本电脑、播放器、手机、汽车以及七本大法书全被警察抢走。警察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也不出具扣押物品清单。警察将李义龙绑架到瑞昌市盆城派出所，他们一直被铐在铁椅子上，通宵非法审讯了二十多个小时。与他同日被绑架的还有法轮功学员童银瓶（童银平）、童金瓶（童金平）姐妹。李义龙和童银瓶因体检不合格，被看守所拒收，第二天晚上以取保候审的形式回家。童金瓶被关到九江市拘留所。

九江市瑞昌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二零二三年七月再次绑架李义龙，威胁要对他判刑，并一度想把他关入看守所，因李义龙体检不合格未能得逞。二零二三年七月六日上午九点左右，瑞昌市国保警察熊小雄、廖启阳和大队长杜某等人闯到李义龙的工作单位，声称李义龙去年的案子还没有了结，把他绑架到永修县检察院。检察员孙晓燕把李义龙带到永修县法院。随后这伙人把李义龙带到九江市医院体检，李义龙血压200多。瑞昌市看守所不愿接收。瑞昌国保警察只好于七月七日下午放李义龙回家，但威胁他说，只要他们打电话，李义龙就要与他们见面。

二零二三年九月七日，瑞昌市国保警察熊小雄打电话给李义龙，要他九月八日去永修县法院准备开庭，并威胁说：“如果不去，我们就要去抓你。”九月八日下午，永修县法院非法庭审李义龙。审判

长、陪审员、公诉人都不出示姓名，法院指派一名律师。李义龙的妻子和一名村干部旁听。审判长威胁李义龙必须先要在“三书”上签字，如果签字可以轻判；如果不签字今天就要抓起来。李义龙严词拒绝。李义龙从法律角度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审判长打断了李义龙的辩护，宣布休庭。李义龙准备走，被审判长阻止，说现在不能走。李义龙再次回到法庭，突然重重摔在地上，昏迷不醒。过了很长时间，李义龙才慢慢恢复知觉。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日，永修县法院通知李义龙家属说“案子”已经判完，叫他们去永修县法院把判决书拿回来。李义龙和妻子去了法院，看到判决书上写了判刑十个月，罚金4000元。法官张伶俐让李义龙签字。李义龙拒绝，并准备上诉。法官说过了十天的上诉期就要下达公安准备羁押。

李义龙随后向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上诉状，讲述自身被诬陷的过程，并将上诉状寄给了相关部门，后来九江市检察院的人员找到李义龙，李义龙如实讲述自身是如何被瑞昌国保警察非法捏造罪证，当时的检察官也做了如实记录。

二零二三年底，瑞昌市公安局警察熊小雄再次找到李义龙，要他配合签字，李义龙仍然拒绝签字，并当面揭穿熊小雄捏造事实构陷的行径，熊小雄很震惊，说：这些你怎么知道的？后来熊小雄灰溜溜地走了。

二零二四年二月底，李义龙接到永修县法院的电话，得知他的上诉案子被九江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永修县法院打电话的人声称要关押李义龙。

李义龙每次被绑架，都受到不公及残酷折磨，但他总是慈悲的给这些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讲大法真相，目的是不希望他们在天灭中共的过程中被淘汰，珍惜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停止迫害法轮功。◇